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二十五卷 吳山頂上神仙

佛法曾經孔子傳，由餘石佛識前緣。

法蘭僧會通中國，洪昉禪師見帝天。

這一首詩第一句「佛法曾經孔子傳」是怎麼說？從來道，佛法自漢明帝始入中國。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，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。通事傅毅奏曰：「臣聞西域有神，其名曰佛，陛下所夢，將必是乎？」帝遣郎中蔡愔、博士弟子秦景等，使往天竺，尋訪佛法，於是釋摩騰始入中國，此漢地有沙門之始也。雖然如此，佛法不始於漢明帝。唯我孔聖人，前知千古，後知千古，已早知西方有佛矣。商太宰見孔子曰：「丘，聖者歟？」孔子曰：「聖則丘何敢？」商太宰曰：「三王，聖者歟？」孔子曰：「三王善任智勇者，聖則丘弗知。」曰：「五帝，聖者歟？」孔子曰：「五帝善任仁義者，聖則丘弗知。」曰：「三皇，聖者歟？」孔子曰：「三皇善任因時者，聖則丘弗知。」商太宰大駭曰：「然則，孰者為聖？」孔子曰：「西方有聖人焉，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。」據這說看將起來，西方聖人不是佛菩薩是誰？又道：「周穆王時，西極之國有化人來，入水火，貫金石，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，穆王敬之如神。」那化人便是文殊菩薩、目蓮尊者，二位來化，穆王從之。

第二句「由餘石佛識前緣」。秦穆公時，撫風獲一石佛，穆公不識，棄馬坊中，污穢此像。護法神嗔怒，令公染疾。公又夢游上帝，極被責罰，覺來問侍臣由餘。由餘答道：「臣聞周穆王有化人來此土，雲是佛神，穆王信之，於終南山造中天台，高千餘尺，基址現在。又於蒼頡台造神廟，名三會道場。公今所患，得非佛乎？」公聞大怖，語由餘曰：「吾近獲一石人，衣冠非今所制，棄之馬坊，得非此是佛神耶？」由餘往視之，對曰：「此真佛神也。」公取像澡浴，安清淨處，像遂放光。公又大怖，謂神嗔怒，宰三牲以祭之，護法神將三牲擊棄遠處。公又大怖，以問由餘，答曰：「臣聞佛清淨，不進酒肉，愛重物命，如護一子，所有供養，燒香而已；所可祭祀，餅果之屬。」公大悅，欲造佛像，並無工匠，又問由餘，答曰：「昔穆王造寺之側，應有工匠。」遂尋得一老人，姓王名安，年百八十，自云：「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，臣今年老，無力能作。所住村北，有兄弟四人，曾於道場內為諸匠執作，請追其造。」依言作之，成一銅像，相好圓備。公悅，大賞齎之。

第三句「法蘭僧會通中國。」那法蘭是中天竺人，漢明帝時與摩騰同來中國，共譯《四十二章經》等共五部，深知佛法。昔漢武帝穿昆明池以習水戰，池底掘出黑灰。武帝問東方朔，方朔答曰：「此非臣所能知，可問西域梵人。」那時並無西域梵人，直至明帝之時，法蘭至於中國，眾人將此事追問。法蘭道：「世界終盡，所謂天翻地覆之時，劫火洞燒，盡成灰土，此黑灰是也。」眾人方知東方朔之言信而有徵，那時東方朔已知有佛矣。那僧會原是康居國人，因曰康僧會，世居天竺，後入中國。那時孫權已制江右，而佛法未行。僧會欲使道振江左，興立圖寺，乃杖錫東遊，以吳赤烏十年來於建業，營立茅茨，設像行道。吳國竟以為怪。有司奏曰：「有異人入境，自稱沙門，容服非常，事宜省察。」孫權曰：「昔漢明帝夢神，號稱為佛，彼之所事，豈其遺風耶？」即召康僧會詰問有何靈驗，作此怪事。僧會曰：「如來仙跡，忽逾千載，遺骨舍利，神曜無方。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。夫塔寺之興，以表遺化也。」孫權以為誇誕，乃謂僧會曰：「若能得舍利，當為造塔。苟其虛妄，國有常刑。」會請期七日，乃謂其屬曰：「法之興廢，在此一舉。今不至誠，後將何及。」乃共潔齋靜室，以銅瓶加於幾上，燒香禮請，七日期畢，寂然無應；更求二七，亦復無應。孫權曰：「此欺誑也。」將欲加罪。會更請三七日，遂以死誓。三七日暮，猶無所見，莫不震懼。既入五更，忽聞瓶中鏗然有聲，會自往視，果獲舍利。明旦，孫權自手執瓶，瀉於銅盤，舍利所衝，盤即破碎。孫權大驚曰：「真希有之瑞也。」會進而言曰：「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哉？乃卻燒之火不能焚，金剛之杵不能碎。」權命試之，會更暗禱以祈威靈。乃置舍利於鐵砧砧上，使力士擊之，於是砧砧俱陷，舍利無損。權大嗟伏，即為建塔。以始有佛寺，故號「建初寺」。因此江左大興佛法。至孫皓即位，性極苛暴，廢棄淫祠，並欲壞此寺，詔會詰問。皓曰：「佛教所明，善惡報應，何者是耶？」會對曰：「夫明王以孝慈訓世，則赤烏翔而老人見；仁德育物，則醴泉湧而嘉苗出。善既有瑞，惡亦如之。故為惡於隱，鬼得而誅之；為惡於顯，人得而誅之。《易》稱『積善餘慶』，《詩》詠『求福不回』，雖儒典之格言，即佛教之明訓。」皓曰：「若然，則周、孔已明，何用佛教？」會對曰：「周孔所言，略示近跡，至於釋教，則備極幽微。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，修善則有天宮極樂，舉此以明勸沮，不亦大哉？」皓無以折其言。皓雖聞正法，而昏暴不減。後於地中得一金像，高數丈，皓使放不淨處，以小便澆之，共諸群臣笑以為樂，遂舉身大腫，陰處尤痛，呼叫徹天。太史占，言犯大神所為。因迎像置殿上，香湯洗數十遍，燒香懺悔，叩頭於地，自陳罪狀，方才痛止。遂遣使至寺，請會說法，皓即就會受五戒，旬日疾瘳。至晉，平西將軍趙誘，不信三寶，入此寺，謂諸道人曰：「久聞此塔屢放光明，吾不自睹，不足信也。」言訖，塔即出五色光明，照耀堂刹。趙誘肅然敬信，於寺東乃更立小塔焉。

第四句「洪昉禪師見帝天。」那洪昉戒律精嚴，一毫不苟，是一尊活羅漢，地獄天堂都請去講經。他於陝中建造一個龍光寺，又建病坊，養病者數百人，自行乞以救諸人。遠近道俗，歸者如云。一日清晨，忽有一夜叉至其前，左肩頭上負五色氈而言曰：「釋迦天王請師講《大涅槃經》。洪昉默然。夜叉遂擊繩牀置於左臂膊曰：「請禪師閉目。」因舉其左手，而伸其右足，倏忽之間，便道：「請禪師開目。」視之，已到天上善法堂矣。禪師即到天堂，那天光眩目，開之不得。天帝曰：「禪師可念彌勒佛。」禪師遂念之，於是目開不眩，然而人身卑小，仰視天形，不見其際。天帝又曰：「禪師又念彌勒佛，身形便大。」禪師如言念之，三念而身三長，遂與天帝一樣。天帝與諸天合掌作禮道：「弟子聞師善講《大涅槃經》為日久矣。今諸天欽仰，敬設道場，特請大師講經聽受。」禪師曰：「此事誠不為勞，但病坊之中，病者數百人都倚老僧為命，常行乞以給諸人之食。今若流連講經，人間動涉年月，恐病人餓死，不能如命。」天帝曰：「道場已成，斯願已久，固請大師，勿為辭也。」禪師不允，忽空中有大天人身，又長數倍，天帝敬起迎之。大天人言曰：「大梵天王有敕！」天帝撫然曰：「本欲留師講經，今梵天有敕不許。然師已至，豈不能暫開經卷，少講經旨，令天人信受。」昉許之。於是命左右進食，食器皆七寶，飲食香美異常。昉食畢，身上諸毛孔皆出異光，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，方悟天身騰妙也。既登高座，數以天衣。那時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，兼四天王各領徒眾同會聽法，階下左右則有龍王、夜叉諸鬼神非人等，皆合掌而聽。禪師因開《涅槃經》，首講一紙餘，言詞典暢，備宣宗旨。天帝大稱贊功德，開經已畢，又令前夜叉送至寺。那時在天上不上頃刻之間，寺中失禪師已二十七日矣。那佛經上道：「善法堂在歡喜園，天帝都會，天王之正殿也。其堂七寶所作，四壁皆白銀，階下泉池交注，流渠映帶，其果木皆與樹行相直，寶樹花果，亦皆奇異。所有物類皆非世人所識。階下寶樹，行必相直，每相表裡，必有一泉象緣枝間，自葉流下，水如乳色，味如於乳，下注樹根，灑入渠中。諸天人飲樹本中泉，其溜下者眾鳥同飲。以黃金為地，地生軟草，其軟如綿。天人足履之沒至足，足舉後其地自平。其鳥數百千，色名無定相，入七寶林，即同其樹色。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，若念食時，七寶器盛食即至。若念衣時，寶衣亦至。無日月光，一天人身上自有光明，逾於日月。要至遠處，飛空而行，如念即到。」洪昉禪師既睹其變，備言其見，乃請畫圖為屏風，凡二十四扇，觀者驚駭。禪師初到寺，毛孔之中盡能見物，既而弟子進食，食訖，毛孔皆閉如初。乃知人食天食，精粗之分如此。洪昉既盡出天中之相，人以為妖。時武則天在位，為人告之。則天命取其屏，兼召洪昉。洪昉即至，則天問之而不罪也，留昉宮中。則天手自造食，大申供養。留數月，則天謂昉曰：「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？」昉不得已言曰：「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，大損果報。」則天敬信之。

列位看官，世上有一種迂腐不通之儒，專好謗佛，只因終身讀了這幾句臭爛文字，不曾讀三教古今浩渺之書，不曾見孔子之言，所以敢於放肆如此。只是眼界不大，胸中不濟，這也無怪其然。若說因果報應，尤為靈驗。當時赫連勃勃，畫佛於背，迫僧禮拜，天雷震死；子昌滅佛教，身死國滅。魏太武除僧毀寺，見弑人手。周武帝除佛法，次年晏駕，子夭國死。唐武宗去塔寺，亦以次年崩，無子。宋徽宗改佛為金仙，約僧留髮，遂為金人所擄。報應昭然，豈可不信？如隋文帝、唐太宗、宋太祖無不歸心於釋

教，難道這幾位聰明神武的帝王，不如你這些臭爛腐儒不成？至如我洪武爺、永樂爺這二位聖人，尤與前代帝王不同，真是不世間出之帝，卻也尊信三寶，異常虔敬。

梁時寶志公禪師原是菩薩化身，他涅槃時作偈道：

若問江南事，江南事有馮；
乘雞登寶位，跨犬出金陵；
子建司南位，安仁秉夜燈；
東鄰家道闕，隨虎遇明興。

這八句偈是怎麼說？「江南事有馮」，馮者，諸馮也。聖人生諸，即朱，寓其姓也。酉屬雞，「乘雞」者，壓雞之上為戊申，太祖登極之年也；戌屬犬，即以其年幸汴梁，又明年為庚戌，是「跨犬」也。「司南位」，自南而北，抵於子位也。「秉夜燈」，元主夜遁，開建德門以去，建下為安、德為仁也。「東鄰」，指張士誠，闕者，滅也，滅士誠則取中原也。「隨虎」，金陵龍盤虎踞，神龍盤結而虎為之先，若隨其後也。「遇明興」，顯然是建國大號也。這八句偈，是我洪武爺之識。寶志公族姓朱，塔於鍾山下，洪武爺卜其地為孝陵，欲遷寶志塚，卜之不受，乃曰：「假地之半，遷座微偏，當一日享爾一供。」乃得卜，發其坎，金棺銀槨。因函其骨，創造靈谷守衛之，建浮圖於函上，覆以無梁瓦殿，工費巨萬，仍易賜莊田三百六十所，日食其一，歲而周焉，以為永業，御制文樹碑紀錄。一夕，霹靂震其碑，再樹再擊，乃曰：「志不欲為吾功耳。」乃寢不樹。有的說洪武爺就是那寶志公再世，了卻江南一大事因緣，所以沒示其兆，葬即其地，因此篤信佛法，弘護三寶，都是宿世之事。

那敬信三寶之事，宋景濂傳中已曾說明。永樂爺原是真武臨凡，篤信三寶，與洪武爺一樣。五年二月，曾命西僧尚師哈立麻，於靈谷寺中啟建法壇，薦祀洪武爺、馬皇后。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，慶雲天花，甘雨甘露、舍利祥光、青鳥白鶴，連日畢集。一夕，檜柏生金花，遍於城都，金仙羅漢化現雲表，白象青獅，莊嚴妙相，天燈導引，幡蓋旋繞，種種不絕。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，群臣上表稱賀。學士胡廣等獻《聖孝瑞應歌頌》。又有腐儒不通之人，說這是西僧的幻術；就有幻術，但可以幻他人，豈有永樂爺神武不殺之帝，可以術幻者乎？這等的說話，真是胡說亂道而已。後於十七年七月御制佛曲成，並刊佛經以傳。九月十二日，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，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。十三日，現五色毫光，卿雲捧日，千佛、觀音、菩薩、羅漢妙相畢集。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，又見五色圓光，彩雲滿天，雲中見菩薩、羅漢、天花、寶塔、龍鳳獅象，又有紅鳥、白鶴盤旋飛繞。續又命尚書呂震、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、如來菩薩尊者稱歌曲，往陝西、河南頒給，神明協應，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，文武群臣上表稱賀。難道這也是幻術不成？就是幻術，只好幻一處，難道合天下四方都為幻術不成？總之，迂腐之人一字不通，又何足與言乎？大抵異人自有異事，聖帝自有聖征，真從古所無之事也。且不要說這二位聖人，就是二位聖母，都是佛菩薩臨凡。那《觀音經》上道：「應以婦女身得度者，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。」馬皇后誠心好善，專一好救人性命，不知保全了多少生靈，難道不是現世救苦的大佛菩薩麼？永樂爺的徐皇后，親見觀世音菩薩，授《第一希有大功德經》，聖母親自作序，刊布流傳於世，我聖母豈有打誑語之理？

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序：永樂元年正月初八。

洪武三十一年春，正月朔旦，吾焚香靜坐閣中，閱古經典，心神凝定。忽有紫金光聚，彌滿四週，恍惚若睡，夢見觀世音菩薩，於光中現大悲像，足躡千葉寶蓮花，手持七寶數珠，在前行，吾不覺乘翠雲軒，張五色寶蓋，珠幡寶幢，紛陳前迎，飄搖悠揚，莫知所底。少焉行至一門，高敞弘麗，非人間有，黃金題額，曰：「耆闍崛境」。入門，群山環擁，翠色凝黛，蒼崖丹壁，巉然峭削，嵌岩嵌峯，參差（山集）巖。一溪縈回，盤繞山麓，沿溪曲折，數十餘里，溪流澄湛，泓渟寒碧，洞見毫髮。瓊花瑤草，芝蘭芙蓉，牡丹芍藥，茶（上**下糜）麗春，含滋發暉。路漸窮，轉度一橋，城以青金玻璃，碑架白玉，有屋數十楹，覆於橋上，沉香為柱，旃檀為梁，彩色繪畫，極其華美，上榜曰：「般若之橋。」黃金大書。橋長數十丈，其高稱是。度橋，紆折數十里，遙見二峰靚秀，屹立相向，上摩雲霄。樹林蒨蔚，煙霞掩映。樓殿隱隱，迴出林杪。更行數十里許，復見一門，其上題金字曰：「耆闍崛第一道場。」入門布路，皆琉璃黃金、珊瑚瑪瑙，雜諸寶貝。叢篁茂樹，枝葉繁盛，婀娜敷榮，葳蕤蔽蔭，異葩奇卉，穠豔綽約。芬芳條暢，嘉果美實，殷紅青紫，的爍下垂。孔雀鸚鵡，鸕鷀鴻鵠，飛舞鏘鳴，復有異鳥，音作梵聲，清韻相和。路旁有廣池，湧出五色千葉蓮花，大如車輪，香氣淳淳。其下有鳧鷖雁鷺，鴛鴦鷗鷺，（交鳥）（青鳥）（溪鳥）（涑鳥），游泳翱翔。漸至山半，有群女衣雜彩繒衣，分列兩行，前秉幡幢，後列鼓吹，法樂具奏，韻鈞鏗鈞。青獅白象，踴躍率舞，香花童子，金盤彩籃，參獻徘徊。上至山頂，觀世音導吾升七寶蓮台，台上宮殿巍峨，廊廡深邃，層樓疊閣，萬戶千門，金碧輝煌，華彩鮮麗，雕甍繡闥，珠拱鏤楹，寶窗玲瓏，寶網羃歷，欄杆柱礎，皆羅眾寶，種種寶華。裝飾鈞麗，綵綺幡幢，璇璣錯落，天花輕盈，乍墜乍揚，異香馥鬱，薰蒸播溢，寶光凝翠，煌然炫爛，成百千色。遠覽太空，浩無端倪，俯陵倒景，群山在下，睹茲勝妙，歎未曾有。「吾自念德本菲薄，積何善因，而得至此。」觀世音微笑而言：「此佛說法菩提場。經恒河沙俱胝劫，無有能至者。惟契如來道者，方得登此。后妃德稟至善，夙證菩提，妙登正覺，然今將遇大難，特一接引，以脫塵勞。如來常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，為諸經之冠，可以消弭眾災，誦持一年，精意不懈，可得須陀洹果；二年，得斯陀含果；三年，得阿那含果；四年，得阿羅漢果；五年，成菩薩道；六年，得成佛果。世人福德淺薄，歷劫未聞，后妃為天下母，福器深厚，覺性圓明，妙堪付囑，以拔濟生靈。」乃以淨瓶甘露水，起灌吾頂。但覺身心清涼，萬慮俱寂，憶念明瞭，所遺忘。遂出經一卷，令吾隨口誦之，即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也。吾誦一遍，大義粗通；誦二遍，了然開悟；三遍，記憶無遺。觀世音言：「後十年更相會。」對吾猶若有所言，吾聳耳而聽。忽聞宮中人聲，遽焉警寐，且喜且異。悚然歎曰：「此夢何其神耶！」亟取筆札，書所受經咒，不遺一字。但覺口中有異香，閣中香氣氤氳，七日不散，天雨空花，三日乃止。由是日夜持誦是經不輟。三十二年秋，難果作。皇上提兵禦侮於外，城中數受危困。吾持誦是經益力，恬無怖畏。皇上承天地眷佑，神明協相，荷皇考太祖高皇帝、皇妣孝慈高皇后盛德大福之所垂蔭，三十五年平定禍難，奠安宗社，撫臨大統。吾正位中宮，揆德薄能鮮，弗勝贊助，深惟昔日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，一字一句，皆具實理，奧義微妙，不可思議。蓋曠劫來人未得，佛以慈悲濟度，顯示密因，有待其時。三藏十二部之玄言，無非所以開群迷而直正教，今不敢自秘，用錄梓廣施，為濟苦之津梁，覺途之捷徑，作廣大方便，利益世間。夫道不遠人，人自難道，有志於學佛者，誠能於斯究竟妙旨，則心融萬法，了悟真乘，超般若於剎那，取泥垣於彈指，脫離凡塵，即登正覺。姑述為序，冀贊流通，以示妙道於無窮焉。

在下這回說吳山頂上神仙，為何先把佛法說起？只因佛法深微，佛力廣大，所以先把佛教說起，以見人不可不尊信之意。我洪武、永樂二位聖人，原是三教宗師，不唯信佛，又且信仙。洪武爺御注《道德經》、永樂爺御制《列仙傳序》，難道不是三教的宗

師麼？那時有周顛仙、張三丰、張金箔、冷啟敬，都是一時的仙人。話說吳山頂上，原有兩位神仙，一位神仙是丁野鶴，原係箍桶匠出身，住於裝駕橋北。只因一個相好的朋友一日暴疾死了，他便再三歎息道：「人生壽命如此迅速，人人都道壽命有六七十歲活，怎知這般一個鐵錚錚的漢子，從無疾病，卻驟然得病，便就付閻王陰府去了？好生利害！安知這場病不害到我身上？安知我的性命准有六七十歲活？誰與你寫得這張包票？他也死得，我也死得，果然是石中之火、電中之光，有得幾時長久？不如拋此薄業，棄了家室，尋一個長生不老之方，自在受用，強如做個短命漢。」說罷，便就棄了箍桶生意，走到吳山瑞石山，禮拜徐弘道為師。那徐弘道號「洞陽子」，曾遇張紫陽仙人傳以修行之訣。張紫陽曾作《悟真篇》傳流於世，專以度人為事，曾住於吳山，因此就取名為「紫陽庵」。徐弘道傳了張紫陽修行之訣，得了道法，年八十三歲，沐浴更衣，書頌而化，有「不離本性即神仙」之語，丁野鶴傳了徐弘道的訣法，積年修行，人也不知他的本事。每月一下山，沿門誦經，受少許米，名為「月經」。然他並不多要米來積攢，不過只得官巷口杜氏數十家施主而已。一年，適當元宵之期，這杜氏數十家施主走到他庵中，佈施他齋糧，丁野鶴叫庵中人設齋款待這些施主。齋食已畢，眾施主都開口說閒話道：「我們這裡燈不過如此，聞說蘇州燈景最盛，不知怎生樣盛的？」丁野鶴道：「你眾施主要看蘇州燈有何難？你們只要依我說，便好去看。」眾人都道：「丁師父你又來取笑，從來只有葉天師帶了唐明皇空中去看燈，難道又出你個丁天師不成？」丁野鶴道：「我有個縮地之法，昔日費長房神仙傳流縮地之法，千里萬里如在目前。我曾學得此法，你們只閉了目，但聞得呼呼風聲，切不可開目，若一開目，便墮下矣。」眾人都閉了目。丁野鶴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眾人果然都耳中聞得呼呼之風，頃刻之間，住了風聲，丁野鶴喝聲道：「開目！」眾人一齊開目，果在蘇州閶門之內，霎時間面前便不見了丁野鶴。丁野鶴即時翻身飛回，走到各施主家說道：「各施主都到蘇州去看燈去了，三更天氣，我仍舊同他們回來，不必記念。」各施主家都一一說了，仍舊從空飛到蘇州閶門，尋著了各施主，於燈景最盛之處看了一遍，又買了蘇州許多吃食之類，仍舊叫眾人閉了眼目而回。眾人回到家裡，各家都說道：「適丁師父來說，你們都到蘇州看燈，可有此事？莫不是丁師父的鬼話？」眾人都道：「千真萬真。」家家都一一同如此說，眾人方知丁師父真是騰雲駕霧的神仙，人人吃驚，都道：「我們久相處一位活神仙，卻不知道，真是肉眼凡胎。」次日都備了禮物，願拜他為師，要學他那神仙法兒，道：「丁師父，你真是活神仙下降。怎生藏頭露尾，一向不與我們說知？我今願拜你為師，可傳我這神仙法兒。你還有什麼奇特之事，可做一做與我們看。」丁野鶴道：「我還會得化鶴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怎生化鶴？請做一做與我們看。」丁野鶴就將剪刀剪成數十隻紙鶴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吹口仙氣，叫聲「變」，都變成真鶴，盤旋飛舞，鳴叫滿空。眾人都一齊捕鶴，及至捕下，盡紙鶴也。丁野鶴乘鶴鳴人喧之際，即時抱膝坐化而去，眾人大驚。先數日前，曾寄一首偈與他妻子王氏，道：

懶散六十三，妙用無人識。

順逆兩俱忘，虛空鎖長寂。

始初他妻子王氏也還不信有神仙之事，及至丈夫變鶴坐化而去，方知丈夫真是神仙。遂到吳山之上，把丈夫真身用布漆漆了，端坐如生，終日香火供奉。自己取名王守素，也做了女道士，二十年不下吳山，亦成仙而去。薩天錫贈詩道：

不見遼東丁令威，舊游城郭昔人非。

鏡中人去青鸞老，華表山空白鶴歸。

石竹淚乾班雨在，玉簫聲斷彩雲飛。

洞門花落無人到，獨坐蒼苔補道衣。

據這般看將起來，吳山頂上也不止兩位神仙，那徐弘道、張紫陽、丁野鶴與王氏一脈淵源，共是四位神仙了。還有一位是冷啟敬。這冷啟敬是杭州人，名謙，父母夢見一位仙官騎著一隻仙鶴而來，入於室中，因而懷孕。生來果然仙風道骨，一塵不染。凡是成神仙的，必然兩鬢邊有秀骨插天，名為「山林骨起」，必是神仙之侶。冷啟敬既具了這神仙之相，便心心念念只思量去學那長生不老之方，後便於吳山火德廟做了黃冠。他原是仙官謫降，精於音律，凡是人所不知者，他無不究其精微。善於鼓琴，就是從來會得彈琴的那嵇叔夜也不足為奇。又善於繪畫，略略落筆，便有出塵之韻。他曾遇著一個胡日星，這胡日星是金華人，精於星算之術，知過去未來之事，見冷啟敬有仙風道骨之相，便道：「子神仙中人也。」便起一算，將來書於紙上道：

甲午年七月十三日午時，玄妙觀有呂洞賓下降，乃汝之師也。當傳汝道法。

冷啟敬藏了此書，切切記於心上不題。

且說那胡日星嘗推洪武爺之命當為天子。後洪武爺登極，遂召胡日星來，要與他官做，胡日星不要；予他金銀，他又不要。問欲何如，胡日星對道：「第欲求一符以遊行天下耳。」洪武爺遂題詩一首於扇上：

江南一老叟，腹內羅星斗。

許朕作君王，果應神仙口。

賜官官不要，賜金金不受。

持此一握扇，橫行天下走。

遂將御寶印於其上，從此遊行天下。數載回來，對妻子道：「我命要被殺死必然要覆命，死於京中。」妻子再三勸阻道：「既是要死，何不就死於家裡，怎生定要死於京中？」胡日星道：「數已前定，不可逃也。」遂到南京見洪武爺，洪武爺溫慰遣回。適都督藍玉克雲南而回。胡日星道：「公當封國公，但七日中，某與公同被難，數不可逃矣。」不數日，藍玉果封國公，極其驕傲，同列因奏其心懷不軌，臨刑自歎道：「早依胡日星不受封，或免此禍。」洪武爺召胡日星，問曾與藍玉推命否，答道：「曾言其禍在七日。」洪武爺又問道：「汝亦曾自推命否？」對道：「臣命終在今日酉時。」果於酉時斃死。死後數日，有人於三茅山見之，嬉游自如，方知他是兵解而去，非真死也。這是後話。

話說冷啟敬記了胡日星之言，果然到於甲午七月十三日清早，便於玄妙觀等候呂洞賓下降。日中午時，果然見一個全真走進玄妙觀來。但見：

身上穿一領百衲道袍，腰繫一條黃綿絲絛，腳下踰一雙多耳麻鞋，頭上包一頂九華仙巾。

飄飄鬚髯，是唐朝未及第的進士。灑灑儀容，係朝游北海暮蒼梧、三醉岳陽樓的神仙。

那呂純陽走入門來，見有芭蕉一株，就取案上之筆題詩於蕉葉上道：

夜君山玩月回，西鄰小圃碧蓮開。

天風香霧蒼華冷，名籍因由問汝來。

又一詩道：

白雪紅鉛立聖胎，美金花要十分開。

好同子往瀛洲看，雲在青霄鶴未來。

呂純陽題詩完，冷啟敬即時走過去，跪在地下，叩首道：「弟子冷謙，願求我師道法。」呂純陽道：「子名列丹台，已登仙籍。我今日之來，亦專為傳道法於汝而來也。我師正陽子道：『汝兩口當傳兩點。』我遵師命而來此。今見一縷青氣，出於吳山頂上，果是汝有仙緣。」遂把修行秘密之訣、七返九還煉丹之法，並五假天遁劍法，一一傳授，化雲而去。冷啟敬得呂純陽傳授了口訣，遂依方修煉。怎見得煉丹妙處？

原夫金丹之法，本元產坤種乾，全要取坎填離。天根月窟，垢夾剝復循環；尾閭泥丸，艮震屯蒙並用。汞龍鉛虎，節損漸漸有恒；白雪黃芽，開革井井相比。上鵲橋，下鵲橋，升的，隨的，遁的，晉的，盡是為豐為益為貴。天應星，地應潮，否的，泰的，蠱的，萃的，都要為

解為豫為謙。若不是巽風吹動，兌澤和鳴，怎能夠未濟證成既濟，歸妹配作家人。要幾番師旅交加，睽渙互訟，方才得小畜改換大畜。同人根乎大有履著中孚無妄，變化做姤女嬰兒。戊己庚申，參觀其大小過；晦朔弦望；全需乎噬嗑頤。頂聚三花，何曾困蹇。元朝五氣，妙在咸臨。煉精還氣，豈有明夷之差；煉氣還神，久矣大壯之化。

冷啟敬自煉成金丹之後，便就出幽入冥，飛行變化，分形出神，無不巧妙。那時冷啟敬已得了仙道，便有那一班仙人與他往來，就是那張金箔、張三丰。怎麼叫做張金箔？他原是山西平陽府人。山西並不曉得造金箔之法，張氏走到杭州，學了造金箔之法回去，因此就出名為「張金箔」。張金箔曾遇異人授以秘法，極駁聽聞。一日，有一老道人來見張金箔道：「我也有些小法術，要把與你一看，明日當遣小童來迎。」明日果有二童子來，各騎著一條龍，又手裡牽著一條龍，請張金箔騎。張金箔騎上之時，那條龍甚不伏騎。童子取出一條皮鞭，將龍鞭了數十下，方才馴伏。三人一同騎了乘空而行，到一高山茅庵之中，三人下了龍背，走入庵門，寂然無人。走入深處，方見昨日老道人坐於匡牀之上，雙足倚於壁間，離道人一丈之路。道人道：「老夫久將雙足卸下，蓋不涉塵世久矣。今特為汝下榻。」遂把手招那雙足，雙足彳亍于自走到道人牀前，湊在道人膝上，道人方才下牀，與張敘賓主之禮。禮畢，老道人命童子烹茶。童子烹茶而來，走到面前，身上無頭。張金箔吃了一驚。老道人道：「這童兒全然無禮，有佳客在此，怎生自家只圖安便，連頭也不戴在頸子上，像什麼模樣？可快去戴了這個頭來。」童子遂把手去頸子上摸了幾摸，方才身上鑽出頭來，那頭卻又朝著背後而生。老道人道：「不必如此。可照依朝轉。」童子方把手去將頭搓將轉來，張金箔甚是吃驚。供茶已畢，老道人命童子屠龍作饌。童子走到灶下，牽出一條龍來，張牙舞爪，縛在柱上。童子把刀一揮揮去，斷龍之首。龍連蜷蜿蜒，久之方死。張金箔心下好生慌張。那童子就像殺鱈魚的一般，遂剖其腹，光耀奪目，滿庭鮮血。童子將龍肉煮熟，放在桌上，五色光彩爛然。道人舉起箸子，請張金箔吃。張金箔疑心，不敢下箸。道人大嚼數盤，餘外的童子收拾去吃了。從此各談道法，賭鬥長技。張金箔怎生門得道人的法過？遂留張金箔在茅庵中一連住了數月，得了道人許多奇異法術。將辭別而歸，忽起大風一陣，播土揚塵，不能開目，及至風息開目，道人與茅庵、童子，都一齊不見矣。四圍打一看時，都是平沙荒草，更不知是何地方。遠遠訪問，乃是大同郊外。張金箔大驚，不知是何等仙人，作此怪事，只得徒步二旬而歸。歸來其法愈奇，嘗與人游河上，見魚游泳水中，那人道：「此魚可得作饌麼？」張問道：「你要幾尾？」那人限了尾數。張就丸土投於水中，須臾，魚浮水面，如數而得。遂到杭州，與冷啟敬相處，閒時二人鬥法玩耍，張將唾沫吐於水中，變成金色鯉魚一尾；冷將唾沫吐於水中，變成大水獺吃那鯉魚。張於冬日極寒之時，口中吐出赤氣一口，滿室如火一般炎熱；冷亦於冬日取胡桃一枚擲去，變作霹靂之聲，人人驚異。如此門法，不一而足。

後洪武爺聞張金箔之名，召至京中，問有何術，回言答道：「臣無他術，但能於水中頃刻開蓮花，及瓶中出五色云為戲笑耳。」洪武爺就命為之。張於袖中取出一個鐵瓶，注水，書五道符投於其中，用火四炙，瓶中氣蒸蒸而出，漸漸結成五色彩雲，佈滿於殿庭之上。又將蓮子一把在手，請洪武爺登金水橋觀蓮花，遂將蓮子撒於金水河中，霎時荷花競發，菡萏交映，香風撲鼻，滿金水河中盡是荷花。張復剪紙為舟，放於水面，變成彩蓮舟。張拿舟而登其上，奏道：「臣能為吳歌。」遂舉棹河中，往來間，復見張妻子、童婢都在舟中，張口唱彩蓮歌道：

荷葉荷花本異香，香風馥馥映池塘。

煙深花滿無人識，飛入荷花是故鄉。

歌兒唱完了，那妻子、童婢俱更迭而歌，情景如在仙境一般。洪武爺大悅，久之，歌聲漸遠，狂風驟起，人、舟與荷花一時不見，洪武爺甚以為異焉。有詩為證：

道人傳法並屠龍，金水河中顯異蹤。

此等仙人真怪事，就中難識亦難逢。

只因洪武爺原是位聖人，所以諸佛菩薩、聖僧、神仙，都來擁護他，一則輔佐太平，一則簸弄神通，以見二教不可磨滅之意。昔日孔子手植檜樹曰：「後世有聖人，檜其生乎？」從來檜樹不生一枝，直至我洪武爺降生，檜樹方生一枝。可見我洪武爺是孔聖人之所授記者也，所以種種政事，超出古帝王之上，所以仙、佛二教，都來擁護。那仙人原有周顛仙，已曾說過。還有張三丰，一名玄玄，不知是何處人。洪武初，入武當山修煉，魁偉美髯，寒暑一衲，或處窮寂，或游市井，浩浩自如，旁若無人。時人稱之為「張邈邊」。有問之者，終日不答一語。或與論三教經書，則吐詞滾滾，都本於道德忠孝之經，凡過去未來，一一皆知。所吸升斗都盡，或數月不食，並無餓容，登山其行如飛，或冬日臥在雪中，麪軀如常時。既入武當，往來於天柱、五龍、南岩、紫霄諸名勝。曾賦揚州瓊花詩道：

瓊枝玉樹屬仙家，未識人間有此花。

清致不沾凡雨露，高標猶帶古煙霞。

歷年既久何曾老，舉世無雙莫浪誇。

便欲載回天上去，擬從博望借靈槎。

張三丰聞知冷啟敬，特來吳山相訪，二人見了甚是相得，各以道法相證。兩人俱靜坐一室之中，都從頂門出神，到福建彩荔枝而回。冷啟敬嘗畫一幅《蓬萊仙弈圖》，張三丰題詩其上。後來別了冷啟敬，竟不知何往。冷啟敬嘗靜坐出神，見海中一船將覆，船中人呼號求救，冷遂飛一道符，差伍子胥往救，船得不覆。曾有一個道士，八月中秋月色甚好，他便背了冷啟敬自去賞月，冷飛一道符，變成一片黑雲遮之。一日，路行求茶於一老嫗，老嫗道：「我洗了衣裳，要趁日色曬衣，那裡有工夫燒茶？」仍口裡罵道：「賊道！好不達時務。」冷啟敬道：「我教你再忙一忙。」才走過數武，驟然灑下一陣雨，老嫗所曬之衣盡數濕透。但只是老嫗家有雨，鄰家並無一點雨也。其年杭州亢旱，禾稻將壞，各處禱雨不應，百姓憂惶。冷啟敬自寫一道表文，申奏上帝，願減自己壽命三年，祈一場雨澤，以救百萬生靈。將表文焚化，登壇作法，踏罡步鬥，敲起令牌，念了木郎、雷神二咒數遍，大呼風伯方道彰、雷公江赫衝，速速行雲降雨，救吾百姓。那風伯方道彰、雷公江赫衝呼一陣風響，應命而來，稟道：「上帝惡杭州百姓好為奢侈，作踐五穀，暴殄天物，殺生害命，奸狡賊猾，大門小秤，瞞心昧己，作孽之人甚多，以此將四處水泉盡行封閉，要將百姓餓死。今覽吾師章奏誠懇，敕下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，差我等並五方行雨龍王，即刻興雲布雨。」說罷，那雷公、電母、龍王一齊發作，這場雨非同小可。但見：

濃雲似墨，大雨如傾。雷聲響時，唵喇喇震開萬層地軸，電光生處，金閃閃飛出千丈火蛇。

瓜張牙，鱗甲中藏成江海；雷轟電掣，煙霧裡簇出蛟龍。天河水倒掛半空，錢塘江移來下地。這一場雨過處，到處田禾俱足，救了這百萬生靈。

那時第一個開國元勳青田劉伯溫先生，與冷啟敬相好，時常以道術互相參訂。冷啟敬嘗於月下彈琴，琴聲清雅，真是出塵之音，與俗工大不相同。劉伯溫遂賦詩為贈，以贊其妙。洪武爺四年，厭元朝樂章淫亂鄙俚，失了古聖賢之元音，意欲變更其制，問劉伯溫道：「誰人明於音律，可當此任？」劉伯溫道：「臣浙江杭州有黃冠冷謙，隱於吳山頂上，其人精於音律，可辦此事。」洪武爺就召冷謙為太常協律郎之職，並命尚書詹同、陶凱共理樂章。冷謙承命，改定九奏樂章：

《本太初》《仰天明》《民初生》《品物亨》《御六龍》

《泰階平》《君德成》《聖道成》《樂清寧》

冷謙更定了樂章，把五音六律之制盡數考訂，分毫不差，率領一班協音律之人，奏於殿庭之間，果然有虞舜當年百獸率舞、鳳凰來儀之意。天顏大悅曰：「禮以導敬，樂以宣和，不敬不和，何以為治？元時古樂俱廢，唯淫詞麗曲，更迭唱和，又將胡虜之

聲，與正音相雜，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，飾為舞隊，諧戲殿庭，殊非所以導中和、崇治體也。今卿等所制樂章，頗協音律，不失元音，有渾噩和平廣大之意。自今一切流雜喧（讒）淫褻之樂，悉屏去之。」冷謙承命而退。因此冷謙在京，得日日與劉伯溫談笑。劉伯溫賦《吳山泉石歌》以贈之：

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，上有流泉髮蒼石。冷卿以之調七弦，龍出太陰風動天。初聞滑滑響林莽，悄若玄霄鬼神語。玲然穿崖達幽谷，竽籟颼颼振喬木。永懷帝子來瀟湘，瑤瓊瓊佩千鳴璫。女夷鼓歌交甫舞，月上九嶷鳴鳳凰。還思媧皇補穹碧，排抉銀河通積石。咸池瀉浪入重溟，玉井冰斯相戛擊。三門既鑿龍池高，三十六鱗騰夜濤。豐隆咆哮震威怒，鯨魚捷尾驚蒲牢。倏然神怪歸寂寞，殷殷餘音在寥廓。鮫人淵客起相顧，江白山青煙漠漠。伯牙骨朽今幾年，叔夜《廣陵》無續弦。絕倫之藝不常有，得心應手非人傳。憶昔識子時，西州正繁華。筍笛沸晨暮，兜離傑（末）爭矜誇。子獨徜徉泉石裡，長石鬆蔭淨書幾。取琴為我彈一曲，似掬滄浪洗塵耳。否往泰來逢聖明，有虞製作超莖英，和聲協律子能事，罔俾夔擊專其名。

不說劉伯溫贈他詩歌，贊他妙處。且說他一個相好的朋友姓孫名智，自幼與冷謙鄰居，長大又與他同堂讀書，爭奈微骨貧窮，無可為計。因見冷謙徵聘做了協律郎之職，想窮官兒好如富百姓，俗語道：「肚饑思量冷碧粥。」走到南京來見冷謙，指望他周濟。冷謙道：「你此來差矣。你不合相處了個姓冷的朋友，只好冷氣逼人，怎生教我熱得來？如今又做了這冷官，手裡又終日弄的是冰冷的樂器，到底是個冷人，雖有熱心腸，無所用之，有得多少俸祿好資助你？」孫智道：「如今『肚饑思量冷碧粥』，沒極奈何走來見你，隨你怎麼周濟周濟。」冷謙被他逼不過，道：「我有一個神仙妙法在此，為你只得將來一用。我今指你一個去處，切勿多取，只略略拿些金銀之類以濟困窮便罷，休得貪多，以誤大事。」孫智連聲道：「決不多取。」冷謙遂作起神仙妙法，於壁上畫一門，又畫一隻仙鶴守著門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念畢，叫孫智竟自敲門。門忽呀然大開，孫智走將進去，見金銀珠寶到處充滿，原來是朝廷內庫。孫智一生一世何曾見這許多金銀珠寶，取了銀，又要金，取了金，又要明珠異寶。恨不得把這一庫金銀珠寶盡數都搬了回去，反弄得沒法起來，思量道：「珠寶不可取。」遂把金銀滿滿藏了一身，仍從門中走出，那門便撲的一聲關上，孫智仍舊立於畫壁之下。冷謙見他取得金銀太多，怨恨道：「我教你少取些，你怎生取得多了，恐為太上知道，譴責非輕。」孫智道：「我也只此一次了。」冷謙道：「這是犯法之事，誰許你再做第二次？」說罷，孫智欣欣而去。怎知孫智進庫取寶之時，袖中有引子一張，寫有姓名在上，孫智只管搬取金銀，心慌撩亂，那曾照料到此？竟將這張引子遺失庫內，連孫智也一毫不知。

後來庫官進庫查盤，見庫中失了金銀，卻拾得這張引子，即時奏上。洪武爺差校尉將孫智拿去，孫智一一招出冷謙之故，並拿冷謙審問，冷謙將到御前，對校尉道：「我今日決然死矣，但口渴極，若得一口水以救我之渴，恩德非輕。」說罷，一個校尉尋得一個瓶子，汲了一瓶水與冷謙吃，冷謙一邊吃水，一邊將呂純陽所傳天遁之法默默念咒，把瓶子放在地下，先將左足插入瓶中，校尉道：「你做些什麼？」冷謙道：「變個戲法與你們瞧一瞧。」又將右足插入瓶中，漸漸插進腰邊，校尉叫聲「作怪」，恐他連身子鑽入，便一把抱住，怎知這冷謙是個蹊蹺作怪之法，隨你怎麼抱住，那身子便似澆油的一般，甚是滑溜，漸漸縮小，連身鑽進。校尉慌張之極，見冷謙鑽入瓶中，瞧瓶裡時，其身子不過數寸之長。校尉大叫道：「冷謙，你怎生變做個小人兒鑽進瓶裡，可怎生去見駕？」冷謙在瓶裡應道：「我一年也不出來了。」校尉甚是慌張，那瓶子不過尺餘高，伸一隻手進去摸，莫想摸得著，就如孫行者做的戲法一般。及至伸出手來瞧時，只叫得苦，連影子也通不見了。校尉大哭道：「冷謙，你怎生害我？你如今逃走了去，叫我怎生去見駕？我二人必然為你死了。」說畢，只聽得瓶子裡嚶嚶說道：「你二人不必心慌，我決不害你。你可竟將此瓶到御前，我在瓶裡答應便是。」說罷，二人方才放心，捧了此瓶到御前稟道：「冷謙拿到。」洪武爺大怒道：「叫你拿冷謙來，怎生拿這瓶子來？」二校尉稟道：「冷謙在瓶子裡。」洪武爺大異道：「怎麼在瓶子裡？」二校尉把前事一一稟明，洪武爺不信，試問一聲道：「冷謙何在？」瓶子裡果然答應道：「臣冷謙有。」洪武爺道：「卿出來見朕，朕今赦汝之罪。」冷謙在瓶裡答應道：「臣有罪，不敢出見。」洪武爺又道：「朕已赦卿之罪，不必藏身瓶內，卿可出來一見。」冷謙又應道：「臣有罪，不敢出見。」洪武爺命取瓶子上來，一看，瓶內並無蹤影，一問一答，其應如響。洪武爺再三要冷謙出來，冷謙只是答應「臣有罪，不敢出見。」洪武爺大怒，將此瓶擊碎，亦無蹤影，就地拾起一片問道：「冷謙！」這一片就答應道：「臣冷謙有。」又問道：「卿可出來見朕。」這一片又答道：「臣有罪，不敢出見。」另拾一片來問，亦是如此，片片都應，終不知其所在，真神仙奇異之事。

風吹林葉，葉葉都風；月印千江，江江成月。瓶非藏身之地，身入瓶中，身乃變化之軀，瓶通身外。我蠢則物物俱蠢，身靈則處處通靈。左元放之變化無方，許真君之神奇更異。

話說冷謙用神仙法隱遁而去，在遁法中名為「瓶遁」，頃刻之間，已遁去數千百里矣。洪武爺心中暗暗道：「這明明是漢朝之東方朔。昔日東方朔以歲星，十八年侍於武帝，而武帝不知。朕今亦如之矣。朕還要與他談些變化之方，怎麼就去了？」遂差人來到杭州，細細探訪，竟無蹤跡，後又遍天下行檄物色，竟不可得。

直到洪武爺末年，冷謙知殺運將臨，北方真武蕩魔天尊應運將登寶位，遂以道法傳授程濟。那程濟是朝邑人。程濟得冷謙傳授道法之後，日日練習。他有一個好朋友高翔，好厲名節，終日要死忠死孝。見程濟作此術法，教他不要練習此事。程濟道：「子不識時務，天下正要多事，不多幾時，北方便有兵起，不可不預先練習，以救日後之急。俗語道『閒時學得忙時用』。」高翔道：「如今天下正是太平之時，怎說此話？」程濟道：「此非子之所能知也，汝亦當練習吾之法術以避難。」高翔道：「我願為忠臣也。」程濟道：「我願為智士耳。」程濟練成了法術，奇異不可勝言。後高翔為御史，程濟為岳池教諭。那岳池去朝邑數千里，程濟從空中飛來飛去，早晨到岳池去理事，晚間仍回朝邑。建文初年，焚惑守心。程濟上書道：「北方兵起，期在明年。」朝廷大怒，說他妖言惑眾，要將他殺死。程濟仰面大叫道：「陛下且囚臣於獄中，至期無兵，殺臣未晚也。」遂囚程濟於獄中。程濟雖在獄中，卻仍舊從空中飛來飛去。後永樂爺靖難兵起，人方知程濟之奇，遂赦出為翰林編修，充軍師，護諸將北行。徐州之捷，諸將立碑以敘戰功，凡統軍官盡數刻名於其上。程濟一夜私自備了祭禮，悄悄走到碑下，披髮仗劍，祭碑而回，人不知他什麼緣故。後永樂爺統兵到於徐州，見碑大怒，叫左右取鐵錘捶碎此碑，正捶得一二捶，便喚住道：「不要捶了，把碑上人名抄寫來我看。」後登了寶位，將碑上所刻人名按名誅戮，無一人得脫者，獨有程濟姓名，正當捶碎之處，得免於難。

那時建文又發兵出戰，出兵之日，忽有一個道人高聲歌於市上道：莫逐燕，逐燕自高飛，高飛上帝畿。

眾人看這道人，卻是協律郎冷謙。眾人喧嘩道：「冷神仙，冷神仙！」說畢，便忽然不見，果然師出大敗。到壬午年六月十三日，永樂爺圍了南京，事在危急。程濟占驗氣色，見城中黑氣如羊，或如馬形。從氣霧中下，漸漸入城，大驚道：「此天狗下，食血之凶兆也，城即刻破矣。」急忙入宮對建文道：「城即刻將破，天數已定，無可為計，唯有出城逃難耳。」霎時間，已破了金川門，建文爺放火燒宮。當下有個鐵錚錚不怕死的內臣，情願以身代建文爺之死，穿戴了建文爺冠服，將身躍入火中而死。程濟急召主錄僧溥洽為建文爺剃髮，程濟自扮作道人，從隧道逃難而出。先一日，神樂觀道士夜被洪武爺差校尉拿去，見洪武爺紅袍坐於殿上，大聲吩咐道：「明日午時，皇長孫有難，汝可急急躡船以待。若不聽朕言，朕砍汝萬段死矣。」道士恍惚如見，醒來驚得魂不附體，急急躡船等待。到於午時，果然建文爺同程濟君臣二人從隧道內逃出，得船渡了，逃得性命。從此一同行走，每遇險難，程濟便將法術隱遁而去，或追兵將至，便以符畫地變成江河，兵不能過；或變成樹林草木遮蔽，或以法術變幻建文之相，或老或小，使人認不出真形；或到深山遠野，無飯得吃，程濟就從空飛行，尋飯而來。永樂爺後知建文不曾焚死，遂差官密訪，程濟都預先得知，用法遁去。那時他好友高翔果然盡忠而死，誅了三族，成就了他忠臣之願。程濟果然做了智士，相從建文四十年。那時已是正統庚午年了。程濟知建文難期已滿，勸建文歸朝。建文遂依其所說，走到雲南布政使堂上，南向而立道：「吾即建文帝也。彼

已傳四朝，事既定矣。我今年老，特懷首丘之念，故欲歸耳。妝等可為奏聞。」因袖中出一詩道：

流落江湖四十秋，歸來不覺雪盈頭。

乾坤有恨家何在？江漢無情水自流。

長樂宮中雲影暗，昭陽殿裡雨聲愁。

新蒲細柳年年綠，野老吞聲哭未休！

藩臣因奏送至京。那時舊人俱死，無從辨其真偽。獨有舊人太監吳亮尚在，建文見了吳亮道：「汝吳亮也。」吳亮答道：「不是。」建文道：「你怎生不是？我昔御便殿食子鵝，棄一塊肉在地，你手執酒壺，遂狗舂之。怎生不是？」吳亮遂伏地大哭，不能仰視，復命畢，自縊而死。遂取入西內佛堂供養之，程濟見建文爺取進了西內，事君之忠已畢，遂隱身而去，竟不知其所終。有詩為證：

冷謙道法實奇哉，鑽入瓶中不出來。

程濟傳之輔少主，艱難險阻共危災。